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汪堯峰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文字學大綱

一册三角半

何仲英編

本書取材精審編法極新。無種種乾燥無味之病。共分字音、字形、字義三編。依次敘述。不致偏而不全。另有參考書一冊。博考羣籍。不下數千百種。尤足參證。【教育部批詞】文字學為中等學校教科之一。現行此科教本率多簡陋。苦無善本。該書博采當代通人之成說。蒼萃成篇。却能提要鉤玄。簡而不陋。良工苦心。可見一斑。准作中學校師範學校教科用。書其參考書條列詳明。准作為參考用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汪堯峯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福州 廈門 潮州 汕頭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元(1255)

汪堯峯集選序

余幼稚時。得侯雪苑文讀之。驚爲史記。四十以後。治震川集。始知震川者。得史記之髓。雪苑者。得史記之貌耳。與雪苑同時者。魏叔子。汪堯峯。然寧都三魏之集。伯子爲下。叔子好馳騁。頗不愜於心。嗣得堯峯集讀之。賞其澹宕中時時流露經術之氣。堯峯於三家。頗極醇正。然多論道說理之作。不知古文惟說理爲最難。樸質則近於語錄。沈深又入於子書。韓歐之文。於悟道處。不過數言。已得要領。使絮絮不已。適滋人厭。且文中各體皆具。銘誌傳略。以及廳壁山水之記。若處處加入論道之言。實於體裁有礙。厲樊榭爲余一生服膺之人。乃其文處處不離考據。亦是一病。堯峯好以道自任。此所以不及震川也。癸亥長至。閩縣林紓紱於煙雲樓。

商務印書館發行

左傳菁華錄

本書二十四卷。就全書中擇其文筆浩瀚足以助人興趣者錄之。其評註精覈。論斷謹嚴。爲輓近來選家所未逮。又於每篇比附史事。上下千古。議論縱橫。有足開學人之神識。而導之以運筆構思之法。誠研究國文者所不可不讀之書。

每部六冊
定價六角

左孟莊騷精華錄

閩侯林紓編 左孟莊騷爲吾國中古時代文學大家。左孟開紀述論議之詞源。莊騷爲心理寓言之文字。閩肆瓊麗。爲治古文者所宜誦習。惟全書繁富。詞意過高。不適學者之用。今林君琴南集其精華。都爲二冊。罄其數十年之心得。逐篇加以詮釋批語。以資引導。誠爲近今國文法程之善本。

上下二冊
定價五角

史記菁華錄

史記一書。汪洋瑋麗。無奇不備。尤爲文章鉅觀。全書卷帙浩繁。初學不易卒讀。是書爲史記選本。并詳加評語。指示義法。裨益後學不少。現經本館用大字鉛印。訂成三冊。廉價發售。可作課本。亦可供自修。

每部三冊
定價四角四分

汪堯峯集選

復讐議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臯當死。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先爲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爲當下御史再審。故議之。議曰。

復讐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國家之律明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曰。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爲少遲。卽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讐。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讐。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旣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眞僞。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臯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爲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邪。議者

曰。潮兒既欲復讐。何不即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穉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財賄。苟有復讐之心。不得不乘間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寬之爲遲。又何間於數年內外哉。律曰。辜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很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辜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讐。而又不以減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奈經屢赦何。夫復讐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辜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爲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雖屬官文書體然其刻入處非精於文者不能有此

置後解

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爲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况支庶乎。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族人而無後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絕乎。曰。如之何而絕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禰則大宗故有後也。傳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然則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以置後乎。曰。非是之謂也。公子有宗道焉。大夫亦然。庶姓而起爲大夫。則得別於族人之不仕者。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夫獨非大宗與。然則大夫與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敢援諸侯。故公子爲別子。大夫之族。不敢援大夫。故大夫亦爲別子也。如之何其可無後也。子夏曰。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莫尙於大宗矣。奚爲不使適子後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禰適子者。繼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爲人後也。然則無宗支適庶。而皆爲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於禮與。曰。此禮之變也。蓋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其毋乃驅之爲厲乎。故不得已爲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置後者。必親昆弟之

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禮同宗皆可爲之後也。大夫有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適子。則卜所以爲後者。如衛之石祁子是也。况無子而爲之置後。其有不聽於神乎。吾是以知其卜也。卜之則勿問其孰爲親孰爲疏可也。是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作置後解。

明於經意又能出之以制斷使經意大伸既屬學醇亦關筆妙

兵論

國家之禍。未有不由於兵者也。非兵之不可用。用兵而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此禍之所自伏也。夫可否成敗。既有所不暇審計。而又數用而不知止。故勝亦爲禍。不勝亦爲禍。前世亂亡之主。其出於此者多矣。試略得而舉之。唐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楊劉之間。經百戰而僅滅之。一旦李嗣源叛。合於趙在禮。蒼皇夜奔。死於絳霄殿下。此勝而得禍者也。秦苻堅舉步騎八十餘萬。號一百萬。以伐晉。自謂投鞭可以斷江流。及洛澗之役。陽平公死歸。而鮮卑與諸羌皆叛之。卒爲姚萇所殺。隋煬合十二道師。再征高麗。一敗於平壤。而楊元感遽反。黎陽羣盜四應。卒釀江都之變。不數月而隋遂折入於唐。此不勝而得禍者也。由其始而觀之。是三君者。皆所謂梟雄人傑也。及其兵敵於外。民困於內。情迫勢屈。雖以左右近習。與厮養奴隸之人。皆得奮起而與之爲難。至於身死國滅。而天下

後世卒莫之惜者。此其故何哉。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數用兵而不止之明效也。蘇氏嘗有言曰。勝則變大而禍遲。不勝則變小而禍速。吾獨以爲勝亦禍。不勝亦禍。雖勝敗之數不同。而其亂亡一也。漢高帝不取尉佗。而以遺諸孝文。宋太祖不取太原吳越。而以遺諸太宗。惟其取之也愈遲。故其得之也愈牢固而不可解。不過稍緩歲月之間。而其道遂出於萬全。此漢宋之所以久安長治與。有人於此。苟能節其飲食起居。使無心腹之疾。則雖有創痍爲患。亦可不藥而自治。如不能忍其搔爬痛癢。而欲以金石慘烈之劑投而去之。於是病不在四肢。且中於膏肓矣。可不戒哉。

勝爲禍不勝亦禍。是藥佳兵者之名言。方今中國養常備兵至一百六十萬之多。爲列強所無。安得不敵。鈍翁國初人。果及見此。吾不知其作何語耶。

降將論

古之謀國者。不難於受敵人之降。而難於善其後。無以善之。則降而復叛。叛而潰敗。天下者多矣。是以帝王之制降將也。必先解散其黨與。輕畫其土地。明去其爲亂之資。而陰剿其爲惡之志。初不敢用高爵重賞。以示姑息於彼。故雖受數百萬衆之降。而未嘗有後患。誠其慮之者周。防之者密。而駕馭之術得也。昔安史之亂。薛嵩田承嗣既降唐矣。而代宗授以一鎮。遂失河北。廣明之亂。朱全忠既

降唐矣。而僖宗又授以一鎮。遂浸淫及於弑君。而夷唐宗廟。此其故何也。夫三人皆盜賊之梟雄。非明於順逆。竭忠誠以圖後效者也。方其來降。得毋出於智盡能索不得已而思所變計。以苟一時之生與。使二君者。果能抑其爵。輕其賞。而得所爲駕馭之術。則彼雖欲怙。特一匹夫之力。可以驅而縛之。如**屯犢**。且。惟其慮之不周。防之不密。無故而資以山川之險。甲兵財賦之利。使彼有所恃。以爲暴。辟。猶縱猛虎於山林。欲保其垂首貼尾終身不復噬人。亦必不得之數也。已昔劉盆子率其衆降漢。先遣使請於光武。曰。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夫以盆子宗室之胄。乘間起義。本非光武之叛人。而其臣下又皆悉心聽命。是宜有爵賞以慰安其意。然漢之所以待彼者。止於如此。則駕馭降將之術。從可知矣。議者或謂曹操降許攸而不疑。李愬降李佑。唐莊宗降康延孝。而重用之。卒賴以成功。不當使降將失職怨望。此大謬也。如許攸。李佑。與康延孝者。非敵中之下僚。卽其冗職。未嘗有腹心羽翼之寄也。故示之以義。則知歸。而感之以恩。則知勸。議者不察。乃欲舉三人之事。望之薛嵩。田承嗣。朱全忠。盜賊之徒。其爲計亦左矣。善乎陳亮之論降將曰。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吾故備著其說。以爲後世鑒。

此議殆爲吳三桂耿精忠尙之信發也。降將而至如三藩。可云推心置腹極矣。而竟釀泯夏

滔天之禍然則楊嗣昌熊文燦之撫流賊旋降旋叛又何有邪文歷舉前事言之鑿鑿均屬不刊之論

名論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

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污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視面以媮生矣。人主苟惟名之自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敵。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君臣均好名而幸成貞觀之治。惟唐太宗與魏徵兩爲沽激。而幸遂敢諫納諫之名。正以名字相鼓勵耳。若以此策勵臣工。正以僞濟僞。初非正論。然文字尙警辯。可取。

吳越無伯辨

五伯之稱。始見於左氏傳。絕無名號可考。荀卿子乃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當之。後之學者或黜吳越。易以秦穆宋襄。其說謂吳越夷狄。不當有伯。然則秦爲西戎。楚爲南荆。亦夷狄也。何以

遂得與於齊晉之列乎。苟卿子距孔子世未遠。其說必有據依。恐未可盡廢也。予聞春秋之法。諸侯入於夷狄。則夷狄之。如杞邾是也。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如吳越秦楚之類皆是也。而顧獨黜吳越。夫豈孔子意哉。且吳越亦非純乎夷狄者也。吳固秦伯之後。於姬姓爲長。而越亦禹之苗裔也。杞既微矣。是當與陳若宋同備三恪於周者也。不幸此二君者。介在鼃鼃魚鼃鼃之鄉。宜其自安乎僻陋而莫之能奮矣。然猶內恃富強之資。外託尊攘之說。以爭衡中國。而自達於天子。其得黜之以非伯乎。故謂闔廬句踐。不及與於五伯之數。則可。謂不當爲伯。則不可。晉自景公始通吳。而悼公尤汲汲於與吳爲會。欲借以撓楚。劉文公合十有八國之師於召陵。而莫能救蔡。卒之入郢者。闔廬也。然則吳之有功諸夏。不爲不多且久矣。其國中之賢者。如言偃。旣已登孔子之堂。而延陵季子。又爲孔子所重。則吳且儼然衣冠禮樂之邦。而可以夷狄黜之邪。晏子至吳。吳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者三。曰。臣受命將使於吳。不佞而迷入天子之朝。敢問吳惡乎存。於是夫差遂見以諸侯之禮。吳晉爭盟。晉令董褐對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夫差許諾。予然後知吳之從善而好禮也。故雖孔子。亦嘗從而大之。越爲吳讐。吳人入越而不有其地。使其後不誅子胥與公孫聖。不受宰嚭之讒。則是舉也。雖鄭莊之封許。楚莊之封陳。晉文之復曹。

衛。何以加此。惟其不終而被夷於強敵。故口實者至今不絕。不亦過乎。予不忍吳之見誣。故并論之。

援廣川之說以立論。亦自有見地。秦楚可伯。吳越亦可伯。自無疑義。文引據既確。詞亦便給。

前明吏部驗封司郎中曹公墓誌銘

順治初。王師渡江。破金陵。故明賢士大夫。相率南奔。往往崎嶇閩粵間。思以功名自蓋。然而門戶之禍益熾。上不知兵。下不用命。文恬武嬉。卒至土崩瓦解。然後已。其在行間者。或死於兵。或死於盜賊。水火。僥而得免。或竄入方袍黃冠之中。其尤幸者。則又感憤無聊。或廬一廛。田一區。甘齒編氓以終。君子論其世。悲其志。而竊歎其所遭之不振。不忍援亡國大夫之說。苛繩其後也。如侍郎公與公是已。公諱元方。姓曹氏。字介皇。別自號耘菴。世居海鹽之淳風里。父侍郎公諱履泰。舉天啓中進士。臨十八年。爲崇禎十六年。公亦舉進士。父子皆侃侃抗直不撓。以才學並著聲譽。中朝爭推爲東林黨人。當金陵之破也。自京口至浙西。無不望風內附。侍郎公方以謫戍家居。公亦棄常熟縣印。歸省於家。會淳風爲亂兵所掠。公父子蒼皇中。各棄家散走。公由間道變姓名入閩。得謁隆武主於福州。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累進驗封司郎中。繼而侍郎公亦由海道至。授太常少卿。累升兵部右侍郎。父子俱在列。是時閩中恃大帥鄭芝龍爲重。而芝龍桀驁。至與閣臣抗禮。出入呵殿聲。擬於警蹕。視隆武

主蔑如也。由是隆武君臣積與相猜恨。竟殺其所善都督陳謙。公逆策國事將敗。乞視師江上。乃加御史銜。賫白金五十兩而遣之。公僅抵浦城。而江上潰兵突至。遂絕城竄走山谷。匿僧舍中。侍郎公從隆武主趨贛州。中道傳王師至。土豪將縛侍郎公以降。急投身崖石下。斃而復蘇。亦與臥僧舍中。其地距浦城踰數百里。公聞之懼。侍郎公不免。急號呼訪求。凡間關亂兵間者若干日。父子始復相見。迎至浦城。侍郎公以病先返故里。而公獨滯留僧舍。明年夏。甫歸渡錢塘。而丁侍郎公艱矣。於是淳風故廬已毀。里中交親無藉。及市井惡少年。爭淘淘攘臂視公爲奇貨。所以挾持虛喝者萬端。公屹不動。然其家遂破。挈母夫人及妻子寄食旅舍中。久之。事始定。卜硤石村。葺東山草堂以居。杜門讀書賦詩。暇則挾杖嬰邀山水。如是者三十年。最後縣官慕公歎曰。此先朝遺老也。延爲鄉飲大賓。公力辭不可得。識者咸以爲允。享年八十有二歲。卒於草堂之正寢。公少有至性。尤重名節。敦尙氣誼。侍郎公在崇禎朝。以給事中言事。忤大閹王永祚。羅織下刑部獄。公爲諸生。蒲伏數千里。入視醫藥於獄中。爲摩創吮血。日夜目不交睫。出則囚服叩首。控訴諸公卿之門。流涕被面。見者悉矜其冤。侍郎公慮公爲邈者所獲。公曰。兒萬死不憾。侍郎公竟以譴戍得脫。拊公語所知曰。此吾克家子也。微此子。吾不望生還矣。及金陵建都。公居選人中。先是閣臣馬士英。後先與侍郎公俱繫獄相親厚。

視公如子姓。至是擅政。有薦公署職方事者。旨已下矣。士英覬公往謁。且欲借以德公。公訖不往。上疏言願得循分守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遂授常熟知縣以去。其居平氣節如此。公爲宋忠靖公勛之後。勛扈高宗南渡。其裔孫始徙著海鹽。曾祖某。祖某。萬曆中舉人。羅山知縣。以侍郎公貴。歷贈太常少卿。侍郎公之葬也。故史官吳先生太冲爲之誌。其文典質可誦。今諸孤卜於某年月日。葬公大河堰之原。以誌銘屬琬。謹按公自撰年譜。及侍郎公誌。采掇其出處大節。與侍郎公牽連書之。以信後世。至於行狀所述。猥瑣不當書者。俱不及載云。娶陳宜人。子男二人。三德康熙丁巳舉人。三才廩貢生。皆側出。女二人。適諸生沈聖祥。陳宜人出。適監生王子頤。亦側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銘曰。維明之季。勢傾莫支。噫小朝廷。僅延歲時。雖有君子。亦奚能爲。猗與曹公。才大未施。脫身兵燹。晚卜幽栖。硤石之麓。可讀可犁。可觴可詠。可詒後嗣。碩果不食。天若祐之。壽考令終。如公則希。河堰之濱。神爽來依。偕侍郎公。九原相隨。琢詞於石。不磨是期。

寫晚明亂事歷歷如繪

彭貽令先生墓誌銘

吾吳有隱逸之君子三人焉。曰彭先生諱行先。字務敏。一字貽令。與其友鄭舉人士敬。金秀才俊明。

年齒略相若。雖未若從宦。顧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士大夫。三人者歲時過從。鬚眉皓然。相與討論文史。揚挖翰墨。杯酒豆肉。談笑移日。見者羨以爲神仙中人也。旣而鄭金兩先生相繼物故。獨先生歸然老壽。以是尤著聲望。故尙書睢州湯公。嘗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先生以爲重。先生稱老病固辭。及湯公還朝。入見天子。下訪吾吳人物。公卽首舉先生姓名以對。他若總督潼川王公。學使者吉水李公。亦悉遣使齎書幣。候問起居不絕。然先生率引分瑟縮。不敢輕往報謁也。於是先生之從子璫。璫之子司業定求。相踵取進士。司業旣以第一人及第。最後先生之孤孫編修寧求。復以及第。第三人入翰林。家門鼎貴。賀者填里閭。先生顧愀然曰。吾家遭遇若此。吾子姓其何以圖報。益恂恂退讓。日夕鍵戶。悉謝賓客干請。間出游城市。布袍纓屨。以一老蒼頭自隨。絕不盛軒輿。謙從相銜。嚮也。康熙二十八年某月日。以疾終於家。是歲某月日將葬。諸孤以司業所撰事狀授碗曰。願爲銘。碗按彭之先。故居臨江。自明初以義旅歸附。隸籍蘇州衛。遂家長洲。踰數傳而有諱時者。隱居不仕。以大耄終。於先生爲曾王父。生嘉靖辛酉舉人天秩。天秩生先生之考萬曆丙辰進士汝諧。釋褐甫逾月。而客終京邸。先生年未弱冠。隨伯兄蒲伏數千里。護其喪歸。哀毀無不中節。識者稱其爲遠大之器。託補諸生。所師友悉知名士。磨礪浸灌。發爲文章。銳欲借科第自奮。而會友人以場